



筆者在 1993 年首次接觸學校戲劇節，差不多是第一批帶隊參加戲劇節的老師，經歷了近三十年的參賽經驗，今年第一次加入評判的行列，從另一個角度去見證戲劇節的滄桑變化，特此撰文與同道分享一些感想。

第一代的戲劇節是很浪漫的；打從頭一天，就是由評判到訪各校觀賞學生演出，之後會有很長的時間對談，評創作、也評製作；談演技、也談演出；教學生，也教老師。不知何故，筆者常遇上教育署督學陪伴評判訪校，產生了一種深受大會重視的感覺。不單是行政的安排，當時的官員亦很有遠見，當年負責戲劇節的江葉秀娟督學（江太）¹ 對培訓教師特別有承擔，她告訴我們將培訓資源投放在學生身上是好，但他們三兩年就離開，很多東西就會流失了；培訓教師卻不一樣，因為教師會在學校留一段很長的時間，可以將這些重要的價值傳承下去。想不到當年初出茅廬的筆者，領受了江太的這分差遣，在同一間學校工作了二十四年，這分傳承的勇氣也真的要感謝當年前人的先見。學校戲劇節就是我的初戀。

第二代的戲劇節多了很多學校參加，學校演出期只是小試牛刀，有如世界杯的分組賽，能在小組勝出的，才能進入公開演出期，與來自港九新界各大武林高手比試，大家都存著很大的期望，記得當年的「總冠軍」也會得到報章的全版報導，可見社會對戲劇節也是隆而重之地看待，堪稱學界戲劇的盛事。筆者有幸感受過這種高水平的切磋；帶著學生表演完畢，等待著評判們討論後宣布賽果有如判刑一般，那種度日如年的感覺，仍然是歷歷在目，仿如昨天一樣；勝敗乃兵家常事，贏要學習謙虛，輸要學會瀟灑；比賽過後，回歸玩戲劇的初心，才是真正的贏家。

¹ 編者按：江太為香港教師戲劇會的創辦人，於 1994 年聚集了一群熱心戲劇的教師組成執行委員會，邀請了鍾景輝先生和莫鈞蘭校長擔任該會的顧問。

得到社會關注也會有壞處，學生對獎項的得失有時比對戲劇的熱誠更為重視，戲劇藝術存在一定的主觀性，要向群情洶湧的學生和老師們解釋給獎的原因和理據，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。最終大會取消了公開演出期的所有獎項，只保留學校演出期的獎項，學校戲劇節就變得像吵架後的男女朋友，一切都變得不一樣。



第三代也就是增加了評判推介演出獎的時代，大會多了說戲劇節不是比賽，也開始不見教育局人員的蹤影，接洽的都是外判的藝術學院同工。學校演出期變成了唯一有獎項的部分，公開演出期變成學校內部表演，縱然在公開表演場地演出，但如地點或時間不合適，能找到觀眾入場支持也殊不容易。在這麼多年的推動下，戲劇表演已成為大部分學校必備的活動，戲劇節每年要面對大量的參賽學校，也很需要尋出路。

筆者今年擔任評判，走訪了十多間學校，發現整體學校都很認真看待戲劇節的演出；大多數學校都會聘請校外導師協助，校內老師的角色漸變成行政支援，雖有部分老師仍然積極參與，但似乎比以前艱難，從學校不同持分者而來的壓力也比以前大，例如有學校因為臨近測驗，所以未能安排學生觀賞演出。這十多間學校是否就是整體的縮影或寫照？究竟今天香港學校戲劇發展狀況如何？旁人似乎越來越難掌握。

一方面，戲劇好像已落地開花，在很多學校蓬勃發展起來，但戲劇節又好像變得低調，面目有點模糊，評判就只開了兩次簡短會議，到學校時就差不多是全權代表大會了，學校能收到的回饋就是那觀賞後即時的和短短的回應、一些獎項和一紙評語；然後，我們就沒有任何關係了。

與學校戲劇節的關係也變成若即若離的感覺，是對重燃舊日激情的等待？還是活在平衡時空的你有你的生活、我有我的忙碌呢？

走筆至此，筆者發現自己原來對戲劇節的感情是如此深刻，她盛載了我的血汗和淚水，也是我與一眾學生留下成長印記的地方，這一切都會存在我心中最重要的位置，被珍惜和愛護著。衷心期望學校戲劇節可以繼續傳承這些優良的價值，繼續造福莘莘學子們。